



云海争奇记

上部

还珠楼主小说全集

全集第24卷

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

云海争奇记

上卷

山西人民
北岳文艺
出版社



全集终审 崔元和
全集责编 张彦彬 姚 军
终 审 来克让
复 审 张彦彬
责任编辑 姚 军 王小忠 薛飞飞
设 计 谢 成
责任印制 董建设 丁国英 李 林
责任发行 王东风 王锦飞



还珠楼主小说全集·云海争奇记

(全集第 24—26 卷)

还珠楼主 著 周清霖 李观鼎 编校

山西人民出版社·北岳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
山西人民出版社独家发行·版权所有(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)
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39.375 字数:940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3-03705-3/G·1579 定价:60 元(全套上、中、下册)

目 录

第 一 回	烟水苍茫 双桨凌波人似玉 风尘奔荡 扁舟剪烛夜如年	1
第 二 回	佳丽关心 亭中卜卦 鸬原在念 湖上回航	34
第 三 回	骇浪挽危舟 江女酬恩施绝技 粗心惊失措 苏翁临难托遗孤	43
第 四 回	闻变哭良朋 山馆伤心风定后 践言携淑女 马蹄乱踏月明归	68
第 五 回	古树斜阳 踏浪行波逢异士 幽崖密莽 飞虹掣电败凶僧	88
第 六 回	闻钟惊绝艳 月明林野斗婵娟 返里省慈亲 谷暗峡荒诛恶兽	159
第 七 回	深机密阱 伏莽刺清官 除暴安良 中途惊丑类	206
第 八 回	行波踏竹 一神童大雨戏镖师 掣电飞芒 诸剑客荒山歼巨寇	286
第 九 回	破金钹 凶僧授首 伏白刃 巨盗轻生	349

第一回

烟水苍茫 双桨凌波人似玉
风尘奔荡 扁舟剪烛夜如年

仆自客岁，以病家居，杜门却扫，经卷药炉，自安禅悦。匪惟无心世事，即笔墨生涯亦拟抛弃。顾以《新北京》、《天风》两报主者，均为多年朋友。拙著《蜀山》、《青城》两小说，同未完卷，欲罢不能，延至今迩。仆既病且懒，初意此二报而外，不复肆为笔孽，再有写作矣。上月《实报》主人以某君之介，嘱撰小说，以济栏尾。辞不获允，迄未报命。顷又一再敦迫，词意殷勤，若欲必得。勉草斯篇，用图塞责。窃思武侠小说久成滥觞，仆更佹荒，何当俊赏？明知巴里之言，难为《实报》增重，第幼随宦辙，性适嬉游，长更旅食四方，频年流转，足迹所经，实半国内。兹者志事弗应，意复慵散，未了中年，几类枯僧。独于山水癖嗜，结习难忘，登临莫遂，犹存遐想。每当风雨晦明，烟晨月夕，辄复坐温旧梦，神往竟日。以是道里山川，时萦胸臆，每借小说，寄其幽情。虽笔致庸凡，学殖未逮，不足以状丘壑林泉烟云变态之奇；然景因实践，记类写真，篇中道里山川之所由涉，风土人情之所由履，其视此为卧游之资乎？

江南为吾国文物富庶之邦，而两浙山水之秀丽，又复由于东

南诸省江山毓秀，人才辈出，岩壑幽楼，尽多奇士。惟以此辈英男侠女，大都遁迹林泉，游神物外，襟怀淡泊，性慕冲虚。即有任侠尚义之行，亦多是我行我素，不喜世知。乡里老儒，标榜性理之学，偶涉奇迹，便认为怪力乱神之言，子所不语，志怪谈鬼之人大都坎壈终身。我何人斯，敢犯时忌！偶有闻见，往往掩耳疾走，若将浼焉，匪惟不敢言，且亦不敢闻，笔之于书更无论矣。其身受者，又多无告穷黎、寡识编氓。以故敢言者不能传，能传者不敢言，豪情胜事只在民间，终不达于士大夫之耳目。文人笔记间有载列，亦以忌避孔多，语焉弗尽。冠带之人尚且谓其非情，譬之寓言，甚或目为邪说，多所诟病。岁年淹没，于是乎其传者寡矣。

作者漫游四方，喜闻异事，登临之顷，每就山僧野道、村老逸民，促坐清谈，询以所知，而于游侠迹事尤多向往，廿年尘迹，闻见殊多。本篇所纪白岳十四侠士，即昔年江南之旧闻也。本书结局虽在黄山，而诸侠事迹都散在江、浙一带。

这里先从浙江省金华府永康县一个姓虞的开始写起。金华府旧辖八县，如东阳、永康等县，多有县治而无城垣。这姓虞的，家住在离县街二十余里的河上村内，附近有三个大镇：一名西市口，一名百集，一名下大路。当地为前明显宦应氏宗族聚居之所，子裔繁昌，族人甚多，村民姓应的差不多要占十之七八，所以当地人都叫它作十里应。姓虞的却是前三代才从镇海迁来，地介西市口、百集二者之间，只有五六家同族。不过虞家也是江东望眷，诗书世裔，每家眷属人口都不在少，田产又多，加上附居的几十家佣仆佃户，无形中也自成了一个村落。

本书所纪，乃是虞家第二房子孙。家主名叫虞舜民，年已半百过去，世以耕读传家。同胞老弟兄四个：老大尧民，老三圣民，都在外省做官；老四德民，是个小京官，嘉庆初年，病故京寓。只

他一人，性情淡泊，乐善好施；两试春官不第，便即无意进取，只在故乡纳福，力田课织，好行善事，乡里都称他作“二善人”。他又长于经纪，善于享受，治理得家中田业日益富厚。起居饮食，虽不专做排场、穷极奢侈，却也实际讲求，务极适美。虞氏弟兄分家过度，并非出于自动，乃是上辈祖人明白事体，长于虑远。知道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，子孙的贤愚不肖，难为预料。天下没有长聚不散之局，便是张公百忍，同居也仅九世；况世上能有几个张公？子胤一繁，争端易起。与其徒慕数代同居的虚名，启子孙阅墙之渐；反不如及身之存，早为平停分配。并以读不废耕，耕不废读，著为传家典则。虽不必亲事躬耕，至少占晴课雨，岁时收成，必使闻知。违者即是不孝，勿使或背。如此既免异日戈操同室，其豆相煎，而子孙分家以后，自立门户，各不相赖，互有观摩，即或不肖，多少也保得一点田业在手，决不致完全荡败，尽弃耕读，同沦饿莩，遂废蒸尝。所以三世分家，友于相亲，始终弗替。连妯娌娣姒之间，都无间言。对人又极厚道，真是一人雍和，全村上下，都是祥淑之气。人生最难得是境遇舒适，受人尊敬，家族和美，不生闲气。舜民处到这样的环境，又是个会享福知足的人，还有什么不称心的？

谁知天公惯使人添上缺陷，大、三、四三房都是人多丁旺，惟独舜民，年逾四旬，子女犹虚。他又笃于琴瑟之好，不肯纳妾。虽然兄弟子侄辈中颇多贤者，不难择一过继，毕竟钱要自有，子要亲生，舜民只管达观，终觉有些美中不足。虞妻人本贤淑，因见偌大家资，这般极好境遇，自己四旬开外，将近七七阴绝之年，尚无生育，丈夫又坚持一夫一妻的成见，不肯纳妾，心中难过已极。妇人家见识，急得无法，便瞒了舜民，求神许愿。又知舜民夫妻情长，多半由于青年时生得貌美、种下爱根的原故，屡次所说的，十九中人之姿，所以不能当意，要是真能物色到一个佳丽，再和

他日夕求劝苦磨，也许能够心回意转，改了成见。论起丈夫年纪虽然大些，但他生活优裕，看去不过三十五六年纪，就给找个二八佳人，也不致便有老夫少妻之诮，使所纳之女受了委屈，于是暗中派人到处物色佳丽，又向当地最著灵迹的胡公祠许下求子心愿。主意虽好，做起来却非容易。第一样永康是一个四境多山的小县，不似杭、嘉、湖一带文物富庶之区，水丽山清，惯产佳人。全县只有限十来家绅宦巨室，人物语言都较质野。因地贫瘠，村姑少女经岁耕作，习于劳苦，多是手脚粗大，身子健壮，貌在中人以下。即便有那生得清丽一点的，面皮先晒成了紫黄颜色，有什么好看？这类女子，嫁作农妇，全都是勤俭持家的上选，如以金屋藏之，未免和那“娇”字相差悬远。同为越女，要打算在此中寻出一个苧萝村头、浣纱溪畔的人物，真是万难其选。虞妻又是大家的眷属，只可命近身仆媪代办，不能远出物色。因她为人厚道，本着千金市骨之意，是以少女来相看的，不问丑恶，总是多给相封，于是来者日众，常致应接不暇。白忙了两年，终未物色到一个中意的女子。虞妻依然志念坚诚，终不灰心，誓欲必得。

乡里皆知此事，不由传到舜民耳里，一问便推说是买一近身使唤丫头，并非为丈夫买妾。舜民先是不悦，后见问过两次，都是潸然欲泪，心中老大不忍。再经虞妻几次三番用言婉劝，渐渐心活，暗忖：大家都是四旬外人，自己何尝不盼儿子，怎能怪她？看这情景已是不容坚拒，莫如就势答应，也省得他日为此事酸心劳神，便答道：“我并非不想生子，只为事有定命，命该绝嗣，终是无有。常见许多大人家，因无子息，纳上三四房侧室，结果不能如愿，精神身体倒吃了大亏，这还是个好的。甚或本来好好家庭，闹得终年争吵，百事不举，身前后闹下无穷笑话，儿子仍没养下一个。你我恩爱夫妻，何苦好好日子不过，自找苦吃？我知你性情忠厚，情切子息，必然诸事优容，遇见性情温和的还可

将就；要接一个性恶的人到家，使你暗地生气，又不明说，我怎对得你过？所以这事你说了多年，都未答应，现既一定要我纳妾，照你在此地办是不行的。待我明春往杭州走一次，那里有不少老亲老友，也不必怎样费事，只捡那干净点的大家丫头，或买或要，带回一个。我虽生有洁癖，不喜丑人，此举全为子息，与纳妾享乐不同。只要懂得规矩，性情温良，人有宜男之相，再干净一些，便足中选，并不要那绝色女子。一去即能寻到，就便还可看望她们，你该不要着急了吧。”

虞妻见丈夫居然听劝，好不容易，心虽喜欢，总怕明春之行是宽慰自己，敷衍搪塞，到时又复变卦，立即催促速行，说：“时方九秋，明春还需好几个月，不如就走。带着新人回家，吃团圆年夜饭，明年下半年，也许就有儿子了。多年老夫妻，何苦使我又眼巴巴的多盼上几月？”舜民知爱妻欲早了心愿，笑答道：“你怎如此心急？西湖数年未去，明春前往，正好借此载酒湖山，游散游散。今已寒秋，转眼冬天，到了又赶回家，岂不虚此一行么？”虞妻得了口，哪肯放松？不但即日要走，并说自己许有灵隐寺的烧香心愿，还要相随同去。连劝了两次，舜民知她不甚放心，不欲过拂其意，反正不纳妾决难交代，只得答应。将家事交给两个近人，夫妻二人带了一仆一婢，一同起身，前往杭州进发。

彼时当地到杭州，本应取道望马头港，经过全川、葛府、下时、东阳、七里寺、婺港头、苏溪、八里桥、红庙、牌头、诸暨、临浦、西兴等地，再由西兴渡过钱塘江，方能到达。全程有好几百里，山重水复，路颇难走。单是由永康到诸暨这前半段，论路程不过二百五六十里，沿途舟舆就要换上好几次。舜民恐怕女眷同行，道途劳顿，决计绕远。改走桐庐水路，取道金华府，由兰溪泛舟，过桐庐、富春，直下钱塘，就便游玩严滩，观赏桐君山色。由永康到金华，只有百余里路。舜民夫妻仆媼都乘着竹轿，想

当日赶到，特雇用了两班轿夫。这条道路又甚平整，仅经过两处山麓。轿夫全是土著，知道虞二老爷是乡里中有名的善人，带着女眷，不愿投宿旅店；贪得赏钱，一个个抖擞精神，脚底加劲，抬着人和行李往前飞跑。由破晓前起身，路上只吃了一顿午饭，打了两次小尖，时光不过申酉之交，便赶到了金华江边。府城就在对岸，略微歇息，便由江边木船，载着人轿行李，渡过江去。这时斜阳西坠，云净当空。江中波涛浩瀚，衬着天际一轮红日，余晖幻彩，灿若锦霞，红光反射，倒影入水，若有万千道金蛇，腾翻跳掷于银涛碧浪之间，越显得江容壮阔，晚景奇丽。舜民坐在船上，迎着江风，破浪前行。见江景如此好法，不觉心神大爽，高兴非常，愈认此番水行之计为得计。正和乃妻谈说，船已抵岸。当地虞家戚友颇多，舜民事前没有通知。因明日动身，还要渡江，上岸以后，随意投了一家姓刘的亲戚。

刘家也是当地绅富，城外别业就在江边不远，明日启行甚便。舜民轿子未到，早有家人赶向前面通报。主人刘子炎，恰好正在城外别业收粮，闻舜民夫妻赴杭，便道经此。自己每年往永康方岩进香，都宿在他的家内，备承礼待；又是中表之亲，多年在家乡纳福，难得路过。慌不迭率了老妻和长子刘安仁、次子刘安信接将出来，迎向里面。双方见礼落坐，子炎要代开发轿钱。舜民知他为人算小，婉言推谢，说：“雇用未完，明日还要过江往兰溪去，只给他们准备食宿好了。”子炎先说：“每年我去永康，老表弟总是来接去送，连上山轿钱都一齐开发。今日什么风吹来，就不容我尽点心么？”嗣见舜民坚辞，又说：“我每去永康，见那里轿钱要贵得多。难得到此，总要多聚两日。这里轿子又便宜又稳快，用不着两班人。莫如还是开发了他们，等走时在本地雇好。”舜民力说：“都是乡人，雇用已定，不便中道遣回，况且这班粗人多讲信义，没我的话，你就给他加倍的钱遣走，他也不收不肯。内

人杭州心愿急于早了。盛意心领，不妨归途再聚，明早必行。”子炎方无话说。

舜民夫妻坐了一日轿，未免饥疲交加，颇思早食早寝。偏生刘家省俭，事前不知客来，通没准备，又不好意思草率待承，一切均要现往城中购办。还算相隔城市不远，挨到亥初才行齐备。客固饿极，主人也是内心不安，忙得满头大汗，好容易摆上接风酒，来请入坐。仗着金华府是个大邑，又有金腿等名产，席还丰腴。席罢，舜民夫妻人已倦极，略坐片时，便即告寝，暗忖：这般投亲，双方受罪，转不如借宿旅店还方便些，又省扰人。

次早起身，子炎父子直送过江去。别时又说起金华北山双龙洞之胜，回时务请多住两日，同往游观。另外又送了些路菜和两条煮熟去骨的上好茶腿，才行别去。舜民见他两个儿子，安仁相貌猥琐，人极庸愚，年已三十，只买了一名秀才来壮门面，虽然不济，还无什么大不好处；次子安信，生相既是凶恶，性情又复暴戾，仗恃身列武庠，家有资财，专一成群结党，持枪抡棒，打街骂巷，欺压善良。乃母是个侧室，持宠护短。子炎年老，只知吝啬聚俭，不能约束，早晚必要闹出祸来。不料姑父母为人一生忠厚，竟会有这样儿孙，真可慨惜。可见君子恩泽，不及五世。自己此番纳妾，即便生下儿子，但是年迈衰老，能否教育成人，实不敢必。要似这样恶子，不如无有，反倒省心。路上问起仆人，又得知了刘氏弟兄许多劣迹，越更心烦。由金华到兰溪，风景甚佳，虽在暮秋时节，依旧是平畴绿野，水碧山青。舜民心中感喟，也无心观赏，六七十里的路程，比昨日到得还早。船是早在期前派人到兰溪包定相待，一到便即登舟。开发了优厚的轿钱，轿夫们俱都踊跃欢欣而去。当有随行下人铺开行李，端整好了酒食。舜民夫妻饭后，略停片刻便即安卧。因连日劳乏，吩咐下人，明早只顾开船，不须再来请问。

这一觉直睡到次早晨巳之交，船已开出老远，才行起身。一看，只见江水滔滔，清波一碧，两岸青山绵亘，黛色如染。晴旭烘窗，山光入船，映得人眉宇皆碧。目游佳景，甚是赏心。这一晚足睡之后，精神复了原状。下人进过早点，又将带来的明前旗枪，用江水泡上一壶，佐以两碟茶干瓜子、细巧糖食。清风吹篷，茶香泛瓯，轻舟一叶，容与中流。耳听江水荡荡，柔橹欸乃。山巅树梢，常有人家隐现其间，鸡鸣犬吠之声，不时飘落云外，若相应和，益发令人意远心逸，神志萧然。虞妻王氏初出远门，更盛道江行之乐不置。舜民笑道：“这一段只是桐江上游，并且还是秋天。你看下半日到了桐庐，船行至桐君山和严滩钓台一带，你还更要叫绝呢！这些好水好山难得路过，我也多年旧游，左就没什么急事，船到那里，天已近黑。索性停上一晚，明早和你登岸，上山游玩一回好么？”虞妻笑道：“你说不是急事，我却恨不得今天就把它办成才称心呢！也不想我们都有多大年纪啦。”舜民笑道：“事有定数，哪在耽搁这有限两天？这次同你出门，一半是为你常年操劳，又为子息焦心，给你解解闷儿。我这些年在家乡也待腻了，你我还是顺着便道，同玩一玩吧。”虞妻笑道：“老爷既然动了游兴，好在耽搁日子不多，我定奉陪就是。”

说时，下人端上午饭，夫妻二人用罢，又谈了些时。帆饱舟轻，顺流而下，行甚迅速，不觉到了桐庐附近。推篷凝望，桐君山已横在北岸，临江耸秀，紫紫回青。山麓下面，是岸阔江深，波平似镜。晴日光中，望向前面，风帆点点，直向天边。时见渔村蟹舍，参差位列于两岸之间。三五渔人，据岸扳罾，临流垂钓。山容水色，尽态极妍，宛然一幅富春江长图卷子，端的风物清丽，美妙绝伦。

正观赏得有趣头上，忽听船右侧打桨之声。转向右面船窗一看，点点大一只小船，船头上放着两个篾篓，后半舱坐着一个小

姑娘，双手起落不停，身子一仰一合，打桨如飞，在广阔的江面上，疾如箭射，急驶而来。那小船又轻又快，眨眨眼的工夫，已驶到大船旁边，眼看撞上，舜民刚喊得一个“唉”字，小姑娘倏地把左桨朝前反手一推，同时右手向后一划，双桨便横成了个“一”字。浪花卷处，那小舟立即轻巧巧横了过来，紧贴船边，顺流并进，一点没挨碰上。小姑娘更有主意，紧跟着放了左手的桨，由船内拾起一只上带铁链的搭钩，向大船舷上抛去，“咔”的一声微响，便即勾住，随用左手的桨支住大船边壁，于是借带同行，连一点力都不消费了，转眼停当，这才轻吐娇声，喊了声“卖蟹”。

舜民见那小姑娘年约十六七岁，穿一身灰布短袄，裤腿卷齐膝盖，露出一双细圆有力的粉腿，白足如霜，只嫩指尖上微沾了一点湿泥痕迹，腰系一条蓝布带子，两手略红，想是常常做粗活之故，身材甚是苗条。舟中只她一人和两篓螃蟹、几根草索，别无长物，暗讶：此女小小年纪，孤身掉舟，于大江之上穿波戏水，举重若轻，身子灵活，动作熟练，宛如儿戏一般，却也少见，不禁又去谛视。正赶上小姑娘做完手脚，抬起头来，两下一照面，不由大为惊异。

原来那小姑娘虽是雾鬓风鬟，荆钗布衣，却生就一张白生生的清水脸儿，一双秀目黑白分明，澄如秋水，耳鼻眉口无不滴粉搓酥，琼妆玉砌，青山遥横，红樱欲破，真个是容光照人，秀骨天生，休说荒江渔舍中无此两人，便是自己半世阅历，也只仅见。那小姑娘看见他是一个官老爷神气的壮年男子，不禁把脸一红，低下头去，低声说道：“老爷可要买点大活螃蟹？”玉颊春生，已增妩媚；珠喉款吐，更显娇柔。舜民正要答语，船艄上的老大已走过来说道：“小妹，你的娘呢？怎今天一个人出来？这些日生意好么？”小姑娘凄然答道：“我娘病了。昨晚乘娘睡着，捉了这点螃蟹，隔了一夜，都不甚肥了。中午卖了两回，没卖成。还算张老

板船走过，卖了他五斤买药，别的不够用了。正盼你们船走过，在江边望见上流来一只红船，连忙赶来，果是你们。如若不要，你劝坐船大老爷，随便给多少，迁就点吃，都买了吧，省得明天更不好卖了。”船老大应了一声，正要往后艄去寻舜民仆人商量。舜民忽听虞妻在身后说道：“老爷快喊王升，叫那小姑娘上船来，我买她蟹，还有话问呢。”

说时，王升正从船舷上走来，接口应了，随喊道：“小船上大姊，我家太太唤你上船买蟹呢！”船老大也蹲俯着身子，低声向下说道：“小妹，你运道来了。我从来在江中载客，也没遇见过这样厚道的老爷太太。把你船勾往后艄，省得碰坏了。快些上来，把你母女苦情对太太说一说，非但做笔好生意，说不定这老爷太太一发慈心，还须周济你呢！”小姑娘闻言，略微迟疑才答道：“谢谢你帮忙。”说罢，从船洞里寻出一对草鞋，套在脚上，双手持桨微一拨弄便往船后划去。舜民夫妻刚刚回身坐定，话没说上几句，那小姑娘已从后艄上船，随着虞仆王升走进中舱，手中提着两个篾篓，望着舜民夫妻福了两福，各叫了声“老爷”“太太”。虞妻便命王升把蟹篓先拿往后面，叫那小姑娘坐下说话。小姑娘谢道：“太太在此，我哪敢坐？我还要赶早回去服侍我娘吃药呢。”

这一对面，虞妻越觉她丽质珊珊，不同凡艳，偏生在这等贫苦人家，方代惋惜，闻言答道：“我因见你小小年纪，独驾小舟出没波涛，又有老母生病，甚是可怜，意欲和你谈上片时，帮你一点小忙，再叫人送你回去看看你娘，或者还能代你想个法儿，打个长久主意。你如此心急回去，想必你娘病重。也不知你离家多远，不便强留耽搁。这里有十两银子，算买蟹的钱，另外有两盒点心，可带回给你娘吃吧。我们本是杭州进香，归途走不走这条路还说不定。你不妨把你住的地名留下，要是回来路过，也好寻你。如有什么为难之处，也不妨实话实说，我定帮你忙的。”

那小姑娘已从船人口中得知船客是个善人，慌忙拜谢答道：“那两篓蟹并没装满，还值不了串来钱。太太给这多银子，分明行好周济，又给好点心给我娘吃，真是感恩不尽。难女家离桐君山不远，地名黄港村，本当侍候太太一会，无奈娘病在床，刚睡一会，怕醒来唤人不在，急着回去。我母女每日江边打鱼，船老板好些熟人。太太要从此路过，我自会寻上来的。有这十两银子，足够我娘养病，无须再要了。我受太太这样大恩，无法可报。太太家住在哪里呢？”虞妻喜道：“我家住永康河上村，一打听虞二老爷家，全县谁都知道。适才你说家离桐君山不远，想就在前边了。我们明早正要上山游玩，少时就在山下停船。你回家看完你娘，如有闲空，不论今晚明早，都可随便寻我，有什么事儿，也只管和我说，不要客气。只是明早要来，切莫过午，过午船就开走了。”小姑娘忙又谢了，跟着拜辞。

虞妻先想命仆人随往，查看她家景况，多给一点银子；继一寻思，停船之处，相隔她家甚近，等她明早不来，再作计较不晚，便即作罢；又见她喜忧交集，神色匆迫，忙着回去，忙命人取了十两多一锭银子，连同两匣点心，又分出一些路菜，用碗盛了，交她一并带回；行时再三叮嘱，至迟明早，务必到前途泊舟之所，再见一次，好为她母女二人打算。小姑娘危难之中遇到这样善人，事出意外，自是感激拜谢而去。不大一会，便听小姑娘在向船老大致谢和双桨打波之声。虞妻凭窗一看，小舟已自大船后划出，直向江岸。小姑娘回顾虞妻望她，将头连点几下，遥遥致谢，双桨不住手的划着，贴波飞驰，真和箭一般朝横里驶去，眼看船影越来越小，隔不一会，便停在一个钓矶旁边，仅剩一个小白点子，纵上岸去，隐隐前移，晃眼没入斜阳丛树之中，不知去向。呆望了一回，和舜民二人谈起，又慨惜称赞了一阵。

虞妻猛想起晤面匆匆，竟忘了问她姓名，好生后悔。舜民笑

道：“也没见你这样好心人，她不是还要来么？”虞妻答道：“老爷你不曾留意，我看此女秀外慧中，生得那般美丽，人却十分端重，全无半点轻狂；心忧病母，行时何等匆忙，却在细心听问我们家乡住处。查她语言容貌行径，起初决不是什么卖鱼人家之女。她受我蟹价，虽然声谢，因应急用，并不谦辞。再问她还须帮助与否，却又不受，只问我们居处，行时未说定来的话，分明含有深心，明早来不来，真还说不一定哩。”舜民又笑道：“此女固非庸流，你说得她如此深沉，未免看得过重了。就说她无多希冀，照你那么叮嘱，就送行也该来一趟，难道就好意思置之不理么？”虞妻笑道：“这话难说。且等明早再看吧。”舜民问是何故，虞妻答道：“她没回以前，我还没想到她有点藏头露尾，后见她走，才行发觉。请问她既住家桐君山下小村以内，明在前途，她行舟又快，理应朝前，怎么回舟时反倒逆流，向着后面斜渡呢？我想船上人虽常经过这里，与她母亲相熟，也未必会真知她的姓名来历。不妨唤王升去问问试试。”舜民闻言，也觉乃妻心细，所论颇为有理，又想起那小姑娘的身子矫捷轻灵，迥异寻常，自家江南，所见渔人也多，却从未见过这等人物；试命王升往后艄一问舟人，少停回话，果不知那姑娘住处。

母女二人前年才在江面出现，正当四五月间鲥鱼上市的时候。富春江鱼虾远近驰名，每年有大宗出产。鲥鱼更是时鲜岁贡，官府设有常课，每值鱼季，用八百里快马驰驿，入京进贡，视为重典。起初渔人贡鱼到官，差役勒索规例不遂，故意挑剔搁滞，一天不给起运，渔人不能交代，便不能将鱼出卖。这类季鱼，到了时候，大批成群，乘潮应时而至，号称来鲥去鲞。过了端阳，便一天比一天稀少，就有，肉也老了。

渔人因为官府责索岁贡，受那万恶差役勒逼，往往闹得倾家荡产，卖儿卖女。遇到产鱼做好生意的季节，反倒民不聊生起来；

受苦不过，经几个聪明渔人呈明官府，设下牙行，所有江边渔人打来鱼虾，都归当地牙行经纪出卖，取些佣钱。渔户按年轮值，应付官府贡例，既免差役徇私，以金钱定去取，任意指派，又划了行市。用意原来甚好，可是利之所在，日久弊生。鱼非经行不卖，经纪人掌了渔人得失大权，又因岁贡应官之故，不能不与官府差役接纳，渐渐勾结一起，狼狈为奸，常借官差势力，欺压良善渔人，无形中成了一个土棍，横行江浒，妄自称尊。众渔户又受逼不过，良善的甘受压榨，饮泣吞声；倔强一点的，便纠合起来，相与对抗，也不知打了多少回群架。结果，经人调处，渔户也因非有这行不可，双方让步，重定公平规例，才得勉强相安。这一来，变成了两种势力。所定规例至严，不是本段渔人，休想在当地打鱼贩卖。见她母女二人用一小舟在江边打鱼，因是女流之辈，便和她好言理论，说事犯渔规，不可如此。老婆子道：“你们一网就是几百斤，我们一副手提的网兜，每日不过打十几条，混碗饭吃，碍你什么事？”问她的是一个老渔户，名叫冯阿保，便答道：“话不是如此说。大家都是苦人，并不在你打多打少。我们打鱼都有地段，此例一开，明日大家都来，这鱼就不用打了。这是遇见我，你们又是女人，要遇上那脾气暴、不讲理的，怕不连你这只小船都给拆了。”

那少女闻言，陡地秀眉一竖，冷笑道：“你们有地段，这条长江须不是你们的，管得着么？谁不服，只管叫他来拆一回船试试。”阿保吃他母女抢白了一顿，虽是不快，并没想告知行里和别的渔户给她母女厉害，只气着回答道：“你当我要拦你的财路么？我也不对人讲。日子长了，迟早总有人给你颜色，那时就知道我是好心不是了。”少女闻言，便对她娘咬了几句耳朵，笑对阿保道：“你老人家好心，我已看出。不过天下事总要有个了断，我们非此不能度日，早晚是个麻烦，何如今日办完的好。要怎样我们才能